

电 影 剧 本

鸿雁



1516

电影剧本

鴻雁

長春電影制片厂
第四創作組 集体創作 張天民 執筆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61·長春

电 影 剧 本
鴻 雁

长春电影制片厂 集体创作 张天民执笔
第四创作组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北京大街)

吉林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2}$ 统一书号：10091·431

印张：2 $\frac{5}{8}$ 字数：57千字

印数：1—4,000册

1961年8月第一版

1961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价：(6)二角四分

統一書號10091·431

定 价 二 角 四 分

各种美丽的紀念邮票，五彩繽紛，絢烂夺目——这是历史的标記，大跃进的标記，人民幸福生活的标記——出現在銀幕上。

片名字幕：鴻雁。

“邮电紀念邮票”上有一座电訊鉄塔，一只鴻雁。

鴻雁飞动了，……她飞向积雪的长白山峰。

歌声起：

千里万里水連山，
祖国大地广闊無边，
万里江山，
紅旗招展，
人民的干劲冲破天！
青山外，彩云間，
飞来鴻雁把信傳……
帶着党的号召，
飞遍高山平原，
把幸福的金絲綫

織滿了人間。

鴻雁啊，鴻雁，

人民忠實的勤務員！

黨給你鉄的翅膀，

為社會主義你飛上九重天……

在長白山中的一個山谷里，雲雀歌唱，杜鵑花盛開，鄉郵員李雲飛騎着自行車、背着信兜飛馳而來……

大雨滂沱，山谷全變成河道。李雲飛走在山腰小路上。路險石滑，他側着身，手抓着荊棘，艱難地邁動腳步。他只穿一件背心，上衣、雨衣都用來包着郵件，雨水從他頭頂上流下……

他從農業社門口出來……

秋天，他踏着落葉走進“明川人民公社樺樹坡管理區”……

他挑着一付挑子，滿頭大汗地走在公路上。挑子裏的報紙上通欄紅色大字“八中全會公報”從我們眼前閃過……

他在田間給春耕的人們讀報……

他挽起褲腳，扛起自行車，踏破薄冰，涉過一條初冬剛結冰的小溪……

積滿白雪的公路，穿過白樺林子，李雲飛抱着一只老鄉托他捎的雞，歡快地走着……

、畫外音解說：

“在長白山里，有这么一位鄉郵員，他的名字叫李雲飛，大伙都叫他小李子。別看他年紀不大，可是干鄉郵員這個工作已經有八年了，在這八年中，不論春夏秋冬，不管風霜雨雪，

他的双腿从沒有停过，在山路上走了二十九万八千里，等于繞地球走了三圈半，現在他正在走第四圈。咱們就說說这个时候发生的故事……”

第一章

延边朝鮮族自治州明川鎮邮电支局。門口，有老乡們进进出出。

营业室里。迎面是一个柜台，几个汉族和朝鮮族农民在寄信，取錢，有的在寄包裹。

乡邮員小金——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——从里屋出来。他走到一个正在忙合着的营业員跟前，說：“老韓，你先吃飯去吧！”

被叫做老韓的营业員看看小金，問他道：“小金，你剛走班儿回来，累不累？”

小金不加思索地答道：“沒关系！”

这时，一位老大娘抱着两只活鷄进門来。她把鷄就那么一攔，大大方方地对小金說：“我說同志，你把这个給我閨女捎去。”

小金看看两只鷄，眉头一皺，說：“老大娘，这玩艺儿可不能捎啊！”

大娘有点不理解了。因为从她开始知道邮信寄包裹以来，

乡邮員李云飞对她是有求必应，总是尽最大的可能为她服务，想不到今天碰了小金一个不軟不硬的釘子。她开始唠叨起来：

“啊？这不能捎啊？那我回去托別人捎。你呀！可真不如人家李云飞！”

小金被大娘一說，簡直不知怎么是好，他觉得很委屈，但又难以申辯，他这也是按規章制度办事啊！但对于这位你說十句她能有一百句等着你的、心好嘴快的老大娘，他能怎么开口呢？

大娘一轉身要走，正好碰上明川公社党委李書記和老乡邮員老郑进門来，她迎上去。

大娘：“哟，这不是李書記？”

李書記，看上去有四十多岁，穿了一身青布棉衣，披着一件旧軍大衣，从他这付装束上，我們也許会猜測到他的經歷：他是个轉業軍人，农民出身。直到現在，在他身上仍然保留着某些农民的淳厚朴实的特質和軍人的果斷、豪爽的风度。他做为一个公社党委书记，工作本身已經够忙的了，但是，他还总是直接領導着邮电工作，关心着邮电部門每个干部的思想、工作和生活。即使是几夜不合眼，他也常常抽空跑到邮电支局来，为这个支局的工作，为使模范乡邮員李云飞健康地成长，李書記曾經費过多少心血啊！

听到大娘的問話，李書記笑呵呵地問：“大娘抱鷄干什么？”

大娘对于李書記和老郑自然又要毫不見外地說开了：“給我閨女寄去，要坐月子啦！听医生說，兴許是个双儿！”

李書記：“恭喜您。”

大娘笑得合不上嘴了，她認真地說：“同喜同喜！”

在一旁的老郑，是这个支局的第一个乡邮员。当年，他曾經为土改工作队送信“跑腿儿”，解放后第二年，又在这个偏僻山区創設了邮局，辛苦經營，創家立业，从此才結束了山区沒有邮局的历史。十年过去了，邮电支局一片兴旺，老郑却上岁数了。今年，他已經五十开外，两鬓斑白，但他却不服老，仍然如醉似痴地深爱乡邮员这个工作，好象一天不跑道儿，他渾身骨节都发酸似的。但是在今天，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，支局长調走了，公社党委与县委研究后，决定讓他当支局长。因此，我們就可以理解他今天为什么这样坐立不安，老跟在李書記身后轉磨了。他听着大娘和李書記的家常話儿，有点着急了，于是，他又一次叫：“李書記……”

沒等他說下去，大娘就注意到他了，轉过脸來說：“老郑，把我这只鷄給我閨女捎去，要坐月子啦！”

老郑接过鷄对大娘：“嗨，我这个乡邮員被免职啦！”

大娘認真起来：“唉哟，这是犯了啥大錯儿啦？”

李書記忙解釋：“老郑提升支局长啦！”

大娘恍然大悟：“这个死老郑！把我吓一跳！”她又向李書記說开另一件事儿了：“李書記，我女婿进长白山都快半年多了，夏天还能托下山的人捎封信来，这冬季天又断信儿啦！得想个法呀！”

李書記：“好，大娘你放心吧！”

大娘心滿意足地走了。

2

邮局里屋。这里装着會議電話。

一个营业员正在調整着會議電話。

李書記进来，老郑跟着他，还在为今天那新的任命在磨故：“李書記，自打斗地主那天起，我就当交通員；現在，讓我坐办公室，这两条飞毛腿可就浪費了！再說党和人民也需要通訊員哪！”

李書記看这老同志，还带几分孩子气似的天真，微笑了。他問：“說完了沒有？”

“說完了。”

“把雞放下。”

老郑順手把雞擱在牆角一个桌子上了。他轉身回来，又要說：“李書記……”

“郑局长，”調整會議電話的小陈叫他：“好了。”

扩音器傳出：“州局召开的電話會議开始了……”

接着就是乱噪噪的声音，这是四面八方的人正在參加電話會議。有的还談着他們自己的事情，有的正在报到。

電話里的嘈杂声漸漸靜下来了，然而老郑的注意力还集中在那新的任命和李書記身上。虽然李書記讓他坐在麦克风前面的椅子上了，但他还在講着自己的事：“……不錯，有几根白头髮，可这是少白头啊！就是岁数比起来大一点吧，这有什么？有一个歌怎么唱来？……啊，这么唱！”

他一边看着李書記，一边扯开沙哑的嗓子唱将起来：“革命人永远是年輕，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……”

小陈楞呆呆地看着老郑。李書記捂着嘴暗笑着。

营业室里的小金他們，听到隔壁屋子里唱将起来了，起初一楞，一会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放在桌子上的鷄也昂首高叫了……

電話會議机里哄堂大笑起来，老郑这才发觉，自己也楞住了。

“是明川支局的老郑嗎？开会以前还来一段文娱节目呵！”这是自治州邮电局局长的声音。

“是我……”老郑相当尷尬地，“您是自治州金局长吧？叫我当支局长，这不合适啊！这准是李云飞想出来的点子。他一反右倾，鼓干劲，可把我那个投递段儿給包下来了！”

“老郑同志啊，別誤会，是州局、县局和公社党委的决定，跟李云飞沒关系。怎么，有困难嗎？”

“不知道怎么干啊！”

“共产党员嘛，多請示公社党委。李書記来了嗎？”

“来啦！”老郑把嘴凑近麦克风說，“沒有党委坐鎮是干不了哇！”

老郑回头看看李書記，李書記向他微笑着，并向他示意戴上花鏡作筆記。老郑摸索出花鏡，打开小本。

“这次電話會議，主要是研究怎么在具体作法上貫徹八中全会決議的問題。”金局长的声音传来。老郑在小本上記着，他一笔一画地写着，眼睛里放出光彩，把那新的任命以及自己的意見全忘了。金局长繼續說：“我們的口号是：繼續跃进，使邮电工作作党的馴服通訊工具，電話跟着司令走，信报随着大軍行！更进一步提高服务工作質量，貫徹多快好省……”

李書記在小本上記着；小金瞪大眼睛听着。

“比如說明川支局吧，老郑……”

“啊？”老郑答应着。

“……你們那个大水庫开工了，得赶快跟上去！”金局长繼續說。

“忙着往前赶呢！总也赶不上啊！”老郑說。

“得想想办法，別一条道儿跑到黑。派个棒小伙子去……”

小金进来，听着，眼睛里放出光輝。

金局长接着說：“……还有长白山上，山根底下，那儿有多少新单位！咱們也得跟上去！”

小金听着，他插上話对老郑說：“我去！”

電話机里飞来自四面八方的声浪：

“我們派人上去！”这是一个女同志的声音。

“你是哪儿？”

“黑瞎子营。”

“金局长，还是划給我們支局吧？我們这儿有几个棒小伙子，能为社会主义立上一功！”另一个地方的声音。

老郑合上小本，精神突增十倍，对着話筒大声喊道：“你們男将女将都候候，我們离着近！”

“吓，又出来一路老将！”金局长笑着說，“老郑，你們現在的担子就很重，开辟长白山的邮路……”

“板上釘釘！應該是我們的！”老郑斬釘截鉄地說。

小金想了一想，推开門往外跑。在門口，他迎面撞上刚刚回到邮局的李云飞，小金挑皮地說：“嘿，碰上个对立面儿！”說完跑出去。

李云飞滿头大汗，走到老郑那里。他擦着汗，看見老郑正抓起話筒跟金局长爭着任务：“我們人是少点，可……可任

务……”

李云飞急忙上前，不管不顾地抓着话筒，大声喊着：“能行，交给我们吧！”

金局长的声音：“这是谁呀？嗓门这么大！”

老郑：“李云飞！”

金局长的声音：“好家伙，把模范都拉出来了。小李，你知道什么事啊，就嚷嚷！”

李云飞嘿嘿一笑，不知怎么回答了。老郑在一旁直使劲：“上长白山，长白山……”这声音已被参加会议的人们听到，传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哄笑声。

但李云飞在急忙中没太明白老郑的意思，他只是大声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：“金局长，不管是什么任务，只要是党的号召，人民的需要，我们就能完成！”

金局长被小伙子的话所激动，他觉得这正是应该鼓励的风格，于是，他号召说：“好！同志们给他鼓掌。”

雷动的掌声。李云飞很腼腆地笑着。

这时，小金提着一张墨迹淋漓的大字报进来，大字报上有仓促写成的字。引人注目的大标题：“决心书”。他拉开大字报，站在老郑面前，嚷嚷着：“老郑局长，叫我去！一定叫我去！”

老郑简直有点招架不开了，他对小金：“别嚷嚷，这是咱们内部问题儿！”说完，他求援地望着李书记。

一直在看着这场艰巨任务争夺战的李书记出了个主意，他指着人们，示意叫大家都凑到话筒跟前，来个集体请战。

人们明白了李书记的意思，都凑到话筒前面。

老郑举着话筒，英雄气概地大声说着：“我们一定响应党

的号召！”

大家：“我們一定响应党的号召！”

老郑：“天有把，我們举得起！”

李云飞等人重复着：“天有把，我們举得起！”

老郑：“地有环，我們提得起！”

李云飞等人声音更大：“地有环，我們提得起！”

李书记也被激动了，他站起身来，来回走着，不时看看这群斗志昂扬、意气风发的人们。

老郑：“电话跟着司令走！”

大家：“电话跟着司令走！”

老郑：“信报随着大軍行！”

李云飞激动得抑制不住自己，他大声喊：“做党和人民的通訊兵！”

不能不佩服李书记的“妙計”，不能不被这种精神感动，金局长到底同意了：“啊，来了个集体要求。好，上长白山的任务就交给你們了！”

象是手里拉着一条紧綑着的繩子，突然被对方松了手一般；象是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老郑松了一口气，噗騰一声坐在椅子上。他額上汗水淋淋，他心里乐开了花。而青年人却不象他这样，他們欢呼着，蹦跳着。

金局长的声音传来：“老郑，我看你們滿有一套啊！”

人們欢欣地笑了……

3

就在这一天夜里，一場激烈的电话會議已經結束了，新的

任务也已安排就绪。邮局里，又恢复了平静，这是新的战斗开始前的平静。

邮局营业室是一间大屋子，迎门摆着一列营业柜台，柜台后面是办公营业的地方。屋地当中放着一个火炉，炉火正熊熊燃烧。靠两面山墙的地方，放着两张床。小金坐在一张床上缝补鞋子，一个投递信报装东西的绿色帆布公文包，鼓囊囊的放在床头。

小陈在另一张床上，抱着一迭旧报纸练习数报。

小金争取到了上长白山开辟邮路的光荣任务，正在兴冲冲地做着准备工作。一抬头，他看见李云飞，想到要把自己原先的投递段移交给他，于是他走到桌前，打开自己的帆布公文包，把一件件东西拿出来，最后，他图个痛快，索性把帆布包往桌子上一倒，说：“全交给你啦！”

云飞着手整理，什么订报单、登记本之类的东西，乱糟糟地堆在桌上。云飞拣出一个日记本，看看是小金的，就把它扔给小金。然后他拿起一封已经揉皱的信，看着。

这封信上贴满批条，上面写着“查无此人”“查无此地址”“试投李家屯”等字样。云飞一张张看过，掀到最后一张，看到信封：

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明川镇望娘屯

查 交

金 銀 松 老 大 爷 收

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刘 斌

云飞看着信，自言自語地念着：“望娘屯……金銀松。哎，小金，这封死信是怎么回事？”

小金正在往帆布公文包里塞东西，听见云飞的话，回过头来说：“它呀，别提了，我为了它找了三个多月了。足足跑了三百里地，连点影都没有。我看得退。”

李云飞看着信，思索着。小金看看他煞费心思的样子，就不忍地说：“你看，我这么一走，不光是给你留下个投递区，还给你留下个死信的包袱，要不就……”

李云飞从思索中抬起头来，他把信收起，又是他那句习惯的话：“能行啊！”

这时，支局长老郑提着个旧信兜进来了。他一边走，一边珍惜地看着自己手里的旧信兜。

小金打招呼：“老郑局长，这么晚还不睡呀？”

老郑充满感情地看着小金和李云飞，说：“睡不着啊！总好象有什么事没办妥似的！这刚当干部就是不行啊……”

李云飞笑了，小金和数报的小陈也笑了。

老郑有所忧虑地问小金：“小金，都准备好了嗎？”

小金又是不加思索地说：“没问题！”

老郑证实了自己所担心的事情，小金果然还是那样遇事不大动脑子。于是，他严肃地说：“没问题？大雪封山，人烟稀少，上长白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！”

小金听着。

老郑继续说：“小金哪，可不要太自信了！”

小金对什么事就讲究个冲！老郑的话他听了，但并没有太重视，他又一次地保证说：“没问题！”

老郑嗯了一声，他轉向小陈等人說：“你們都过来。”說着他走到桌前，坐下，珍重地把他那旧信兜放在桌上，平展开来。旧信兜已經旧的不成样子，但依稀还可以看出上面綉着一棵老松树，橫着綉了几个大白字：“人民交通”。从这手工的粗糙程度上看，也許，我們可以料到，它不是出自妇女的手里，倒更象是一位老汉，在长白山的森林里，为了表达自己忠貞的心，用粗壮的手綉上了这个图案。而四个字，很显然不是当时綉的，因为它比較清晰。

李云飞、小金、小陈围看着，都瞪着好奇的眼睛，用不解的神色，望望信兜，望望老郑。今天，这位老同志，为什么又把他这个宝贝拿出来讓大家看呢？

小陈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郑抬起头来，看看这几个青年人，說：“这話，說起来可就长啦……”他稍稍停頓一下，深思着，充滿感情地講起了往日的故事：“二十年前，我在山里遇見一位抗联的老交通。从他那儿我才知道什么叫革命，可惜到現在我还不知道他的姓名。这个信兜就是他送給我的一个乾粮袋改成的。它已經跟我跑了三十多万里啦！别看它破，可是它装过好多好多党的文件。小金哪，你帶着它吧！希望它跟你一块爬上长白山。”

小金本来光是做为所有趣的故事来听这一段話的，他並沒有理解老郑的意思，因此，他接过信兜，看了一眼，就收在抽屉里了。

老郑正对李云飞說話：“云飞呀，你一个人負責两个投递区，能行嗎？要不把小金那个投递区交給我吧！”老郑对于跑乡邮这个老本行，还是念念不忘，总想瞞个机会再干两天儿。